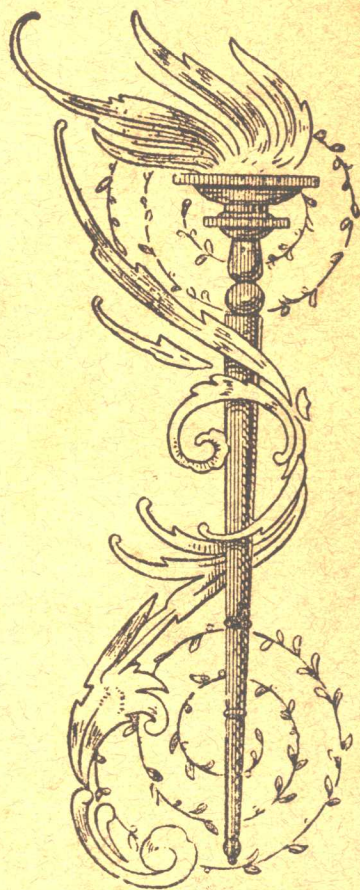


老殘遊記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月十版

老殘遊記

(甲種) 道林紙印

洋裝一冊一元一角
平裝一冊八角

(乙種) 報紙印

洋裝一冊八角
平裝一冊七角

郵費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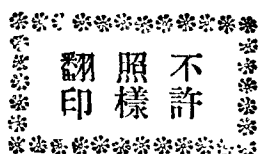
句讀者 汪 原 放

印 刷 者 兼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老殘遊記序

胡適

(一) 作者劉鶚的小傳

老殘遊記的作者自己署名爲「洪都百鍊生」；他的真姓名是劉鶚，字鐵雲。羅振玉先生的五十日夢痕錄裏有一篇劉鐵雲傳，紀叙他的事實和人品都很詳細；我們沒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這篇轉錄在這裏：

羅振玉的劉鐵雲傳

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鐵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沒之，附記其略于此。

君名鶚，生而敏異。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疇人術，尤長于治河。顧放曠不守繩墨，而不廢讀書。予與君同寓淮安；君長予數歲。予少時固已識君，然每于衢路聞君足音，輒逡巡避去，不欲與君接也。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閉戶斂迹者歲餘。以岐黃術游上海，而門可羅爵。則又棄而習賈；盡傾其資，乃復歸也。

光緒戊子（1888），河決鄭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試，以同知往投効于吳恆軒中丞。中丞與語，奇之，頗用其說。君則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爲之事，悉任之。聲譽乃大起。河決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績，則讓與其兄渭清觀察（夢熊）而請歸讀書。中丞益異之。時方測繪三省黃河圖，命君充提調官。河圖成，時河患移山東，吾鄉張勤果公（曜）方撫岱方。吳公爲揚譽，勤果乃檄君往東。

河。

勸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實無一能知河事者。羣議方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欲盡購濱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將移海內賑災之款助官方購民地。君至則力爭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說。草治河七說，上之。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

時予方家居，與君不相聞也；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箸論五千餘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君之兄見而大寤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者郵君之兄以貽予，且附書曰：『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羣盲方競，不意當世尙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楊馬之

文哉？」時君之玩世不恭尙如此。

歲甲午（1894），中東之役起，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與君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以拱京師。予謂東人知我國事至

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擣旅大以覆我海軍，則我全局敗矣。儕輩聞之，

皆相非難。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將語，謂旅大難拔，以爲之證。

獨君意與予合，憂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驗。于是同儕皆舉予

與君齒，謂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闋，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潤），以奇才薦。乃徵試於京

師，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

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書請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爲所動。事垂成，適張文襄

公請修京鄂線，乃罷京鎮之議。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蒿目

時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爲。

近欲以開晉鐵謀于晉撫，俾請于朝。

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

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

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鑛路歸我。

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

百世矣。』

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則

疏。萬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

君不之審。

于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於世。

庚子（1900）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

時君方受廩于歐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遠害規君。君雖聽之，

不能改也。

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饑，道殣相望。君乃

挾資入國門，議振卹。

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

軍，以賤價盡得之，糴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實在

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託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晉鐵之開乃真爲國病矣。

……至於君既受廩于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烏得無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自潔之故，亦才爲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用，執政之過也。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爲君疚哉？書畢，爲之長歎。

我們讀了這篇傳，可以想像劉鶚先生的爲人了。他是一個很有見識的學者，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識力和膽力的政客。當河南初發現甲骨文字的時候，許多學者都不信龜甲獸骨能在地中保存幾千年之久。劉先生是最早賞識甲骨文字的一位學者。他的一部鐵雲藏龜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許多著作的開路先鋒。羅振

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學的大師；他也是因為劉先生的介紹方才去研究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來研究甲骨文字的大進步是劉先生不及見的了。

劉鶚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對於治河的主張。羅先生說他在鄭州河工上「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我們讀老殘遊記中描寫黃河與河工的許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張是從實地觀察得來的。羅傳中記劉先生在張曜幕府中辨論治河的兩段也可以和老殘遊記相參證。張曜即是遊記中的莊宮保。第三回中老殘駁賈讓「不與河爭地」的主張，說：

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辦過河工。

劉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與徒役雜作」的，所以有駁賈讓的資格了。當時張曜却已行過賈讓的主張了。羅傳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遊記第十四回的史觀察。他的主旨載在第十四回裏。這回試行「不與河爭地」，「廢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結果是很可慘的。遊記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環的口裏極力描寫那回的慘

劫，很能教人感動。老殘的結論是：

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

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十四回）

劉先生自己主張王景的法子。老殘說：

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同」「播」兩個字

上悟出來的。（三回）

這就是羅傳說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劉鶚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効的，所以他在遊記第一回楔子裏說一段黃瑞和渾身潰爛的寓言。黃瑞和即是黃河，『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老殘『略施小技』；『說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他說：

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

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這段話很可以看出他對於此法的信仰了。

我們拿羅振玉先生做的那篇傳來和老殘遊記對照着看，可以知道這部小說裏的老殘即是劉鶚先生自己的影子。他號鐵雲，故老殘姓鐵。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殘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羅傳中說劉先生曾『以岐黃術遊上海，而門可羅雀』；老殘也會『搖個串鈴，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顯的是治河的主張；在這一方面老殘完全是劉鶚，毫沒有什麼諱飾。

劉鶚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認，三是請開山西的鑛，四是賤買太倉的米來賑濟北京難民。爲了後面的兩件事，他得了許多毀謗。太倉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軍到新疆的刑罰，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諒他，說他無罪。只有山西開鑛造路的一案，當時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計畫是要『嚴

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鐵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這種辦法本是很有遠識的。但在那個昏慣的時代，遠見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誤國的罪名，于是劉先生遂被人叫做『漢奸』了。他的老朋友羅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說：『君既受廩于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烏得無罪？』一個知己的朋友尚且說他烏得無罪，何況一般不相知的衆人呢？

老殘遊記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劉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狀。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傳。老殘同了他的兩個至友德慧生與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萊閣上眺望天風海水，忽然看見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那隻帆船便是中國。

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

四個轉舵的是軍機大臣，六枝舊桅是舊有的六部，兩枝新桅是新設的兩部。

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

二十三丈便是二十三四個行省與藩屬。東邊那三丈便是東三省；還有那東邊一丈便是山東。

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什么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們）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殘和他的朋友看見這種怪現狀，氣的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問老殘怎樣去救他們，老殘說：

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

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的風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不大很錯。這就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了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便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與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們的話，豈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嗎？

這就是說，習慣的法子到了這種危險的時候就不中用了，須有個方針，認清了方向，作個計畫，方才可行。

老殘提議要送給他們「一個最準的向盤，一個紀限

儀，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們趕到的時候，就聽見船上有人在那裏演說，要革那個堂舵的人的命。老殘是不贊成革命的，尤其不贊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歛錢，叫別人流血的』。他們跳上船，把向盤紀限儀等項送給大船上的人。

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向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向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

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說道：『你們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

三人垂淚，趕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劉先生最傷心的是『漢奸』的喊聲不但起於那些『下等水手』裏面，並且出於那些『演說的英雄豪傑』之口！一班『英雄豪傑』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國，而不知道獻向盤與紀限儀也是救國，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借債開鑛造鐵路也是救國！所以劉鶚『漢奸』的罪是決定不可改的了，他該充軍了，該死在新疆了。

(二) 老殘遊記裏的思想

老殘遊記有光緒丙午（1906）的自叙，作者自述這部書是一種哭泣，是一種『其力甚勁，其行彌遠，不以哭泣爲哭泣』的哭泣。他說：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這是很明顯地說，這部小說是作者發表他對於身世，家國，種教的見解的書。一個個儼不羈的才士，一個很勇於事功的政客，到頭來却只好做一部小說來寄託他的感情見解，來代替他的哭泣：這是一種很可悲哀的境遇，我們對此自然都有無限的同情。所以我們讀老殘遊記應該先注意這書裏發揮的感情見解，然後去討論這書的文學技術。

老殘遊記二十回只寫了兩個酷吏：前半寫一個玉賢，後半寫一個剛弼。此書與官場現形記不同：現形記只能撫拾官場的零星罪狀，沒有什麼高明或慈祥的見